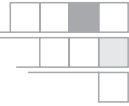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又怎樣？（死亡、遊戲）

寶

1984 卷 16 期 5



轉瞬間，急症室回復平時的熱鬧。

救護人員趕忙的把傷重垂危的婦人推入急症室，對了！一號病室正是用來處理嚴重病況的地方。不好了，情況越來越差，心跳呼吸一度停頓，救護人員不慌不忙地使用慣常技倆，為婦人進行人工呼吸，心外壓……

急症室內各人均放下原定工作，搶駐一號病室，好不緊張。霎時間，此刻急症室內的景象，倒顯出平常的「熱鬧」也只不過是一向的「休閒」，只不過交響樂中的小插曲。人工呼吸，心外壓，似是必要的步驟了，也許會徒然白費心機，但總算是盡了點人事。插氣管喉，小李以其半熟練的工夫，好不容易的辦妥了。老何呢？可能是見怪不怪了，施施然的使其絕世功夫，單手心外壓一招，蠻有規律的，相信是內力深厚的緣故，而唇上不時露出一向的淺笑，額角不流半滴汗水。不一會兒，老何唇邊露出低沉而帶有上海語氣的聲音：「心電圖仍是一條直線……大家可以休息一會吧！」

ICA內躺著的都是病情頗為嚴重的病人，在他們的身旁，鹽水瓶，天線地線，人工呼吸器，俯拾皆是，他們都是需要特別護理的。

昨天晚上，剛進來一個患有肝癌的病人，由於突然肝出血，病情需要緊急的手術把肝動脈纏著，以便止血。可是誰都知道這手術十分危險，然而不行這險著又是不能，否則病者也只有等著失血過多而死。今天早上，手術後病者情況突然轉壞，進入休克狀態，跟著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，情景如錄影帶般如常出現，一輪人工呼吸，心外壓也保不住性命，不出所料乎？主診醫生說：「好了，你們醫學生在這裡真巧，來上一堂特別課吧！把這人作練習模型，張，你來作心外壓，記著有力，有規律。陳，你為這人注射心內激素吧！……好了，明白了沒有？你們記住要做足五分鐘，以免使家人有所不滿……」。

557

啓
思
文
集

「你們是十號病床的家人嗎？病者是由於肝癌情況惡化，經過我們一番的搶救無效，不幸去世了。」

回想起小時候的我，寫字，讀書的時候，我總愛往窗外遠眺，好不自在。更甚的是，當我看見小螞蟻一隻跟一隻在窗框走過，心裡總不其然湧出一陣快意，花好些時候留心牠們的一舉一動，不知牠們究竟要用多少功夫，不管牠們爲了甚麼忙碌，我只覺得這個世界是轉動著……

四年前的事了，某講師在面試時問我：「你對醫學有什麼看法？生命又是什麼？」當時的我模模糊糊地答：「我認爲醫學是一門科學，很理性，但它亦擁有感性的一面，有藝術條件……生命對我來說，很是珍貴，一個人活著，貴乎擁有生命，否則那和活死人有什麼分別？……這世界是充滿生命，我欣賞生命……」多麼輝煌的模擬答案呢！但這是出自內心。

今日的我又怎樣？明顯的是我變了，對事物的價值觀變了，對生命的看法變了。

塵歸塵，土歸土，來的時候赤裸裸，去的時候也沒帶走甚麼。

這是不是專業化底下的產品，對一切討厭的感到麻木，病人的痛苦，我們是理解，但那又怎樣？就算我們是大國手，我們又可以做到什麼，可以做到回春嗎？死路一條！「仙丹」、「靈藥」、「大手術」一切一切都會增加病人的痛苦，絕症始終還是絕症，生死只差分秒……那又怎樣？

「在我們跟前的，是病人，不是一具具患病的身軀……」好堂皇的理想，實際又怎樣的一回事，理想又只待空閒時才去實踐嗎！病人的生與死，干我何事，我們關心的是我們能否把疾病治愈罷了。

後記：

五年的醫學生涯，對我對你相信改變了不少。成熟了，價值觀改變了……百感交集，思潮起伏，把雜亂的思想寫成文章，不容易呀！可能是指節生硬了，不過無論文章怎樣，你明白多少，我不計較，那又怎樣？